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命

Mingmai

杨继光
◎ 著

脉



ARC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命脉

Mingmai

杨继光◎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脉/杨继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30-9

I. ①命…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7177号

出版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5.25 字数:38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命途

第一章

太阳在头顶上烈烈地照着……

戴顶破草帽，打着赤脚，唐丰收顺着狗肠子般弯曲的小道疾步往前赶着。他肩上担的担子一头是被褥卷，一头是两只笊箕，身上斜挎着打了两个补丁的书包，里面装的不是课本，而是两件换洗衣服与几块锅巴。唐丰收这次不是去学校上学，而是到距他家四十里开外的水库工地上去做工的。走进一片小树林，微风悠悠，树荫浓浓，一只白头翁在树枝上欢快地鸣叫着，清亮悦耳的声音仿佛是在呼唤“回头见，回头见”。要是去上学，唐丰收准会对白头翁笑一笑，可此刻他没有顾及微风的凉爽与鸟语的撩人，仍继续走着，因为他感到胸中憋着股怒气。

半个月前的星期三下午，唐丰收正在教室里写作业，同学汪进步跑来喊他，说门口有人找。他捏着笔来到学校大门口一看，是堂弟套毛跑来了。套毛才六七岁，在家是放牛娃。唐丰收就读的杨林中学距他家少说有三十华里。放寒假时，他有一次到学校来拿东西，曾带套毛来过一回。瞧小套毛走得满头大汗，唐丰收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套毛用小手抓住他的衣服，哇的一声哭道：二伯死了。论辈分，套毛叫唐丰收的父亲唐本初作二伯。听说父亲死了，唐丰收犹如晴空霹雳，大吃一惊，焦急地问，到底咋了？套毛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也说不清，你妈叫我来喊你快回去。唐丰收忙向班主任老师请了假，将桌上的课本一股脑往书包中一塞，拔腿往家里奔去……

赶到家，气喘吁吁的唐丰收见家中设着灵堂，母亲披着孝，跪在一口棺材前边烧纸边哭泣。白发苍苍的奶奶忙将他牵到一旁轻声告诉他，他父亲昨天在同刘家屋抢水的械斗中被打死了。闻言，唐丰收朝棺材前扑通一跪，撕心裂肺般喊道：爸爸，爸爸。边磕头边号啕大哭……

唐家屋坐落在山岗子这边，刘家屋蜷缩在山岗子那边，岗子下有口犁弯塘，塘的面积有几间屋子大小，因形状酷似犁弯而得名。犁弯塘奇深无比，听老人们口传，即使三年不下雨，塘里的水也不会干涸。当年，一连好几个月没下雨，许多塘堰干得底朝天，泥皮子翻卷，可犁弯塘中仍有一潭清汪汪的碧水，于是两个屋场的人纷纷抢用塘里的水。起初，两个屋场各守一方，相安无事。随着旱情持续加重，日头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大地上虚晃晃地升腾着暖烘烘的暑气，田地里的庄稼枯得点把火就能燃着。一时水贵如油，为了抢水，两个屋场的人发生了多次争吵。唐丰收从学校回来的前天夜里，双方又抢水，人人争先恐后，抢个不停，没水吃就得干死，谁不想活命呢？抢到黎明时分，双方在塘周围聚集了许多拿着扁担、铁叉和棍棒的人。唐本初在人群中与刘家屋的大胡子发生了激烈争吵。大胡子嚷嚷犁弯塘清朝时就属于他们屋场，唐家凭什么来抢水？轰撵唐家的人滚开。唐本初粗着脖子据理力争：这塘元朝就是我们队的，根本就不是你们刘家的！大胡子吵得恼火，上去给了唐本初一拳。唐本初眼疾手快地闪开，顺手回击了大胡子一拳。大胡子躲闪不及被击中，往后一倒，跌了个屁股开花。大胡子身边的一位小伙子见状，举起手中的扁担朝唐本初的上身就砍。唐本初旁边的一位年轻人上去用扁担一挡，于是，唐刘两家的人一哄而上，棍棒交加，击打声、吼叫声震天，一场抢水的械斗发生了。双方打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混战中两败俱伤，唐家有六人因伤住进了医院，刘家也有八人住了院。身负重伤的唐本初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断气死了。尽管出了人命，可两个屋场的人仍在抢水，男女老少都准备拼死一战。大队与公社干部闻讯后火速赶来，平息事端，将两个屋场抓走了许多人。可为了活命，两个屋场仍继续抢水，直到将塘里的水抢光，连潮湿的淤泥也挑走了才罢休……

唐丰收父亲一死，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靠山，母亲随后也在悲愤交加中病倒，唐丰收只好辍学了。

县里在修一座水库，唐家屋分了一个去工地的增补名额。生产队长唐和宝是唐丰收房下的叔叔，在公社开会时拿到这名额，回来后也没声张。他体恤唐本初才去世，唐丰收这个学生娃在集体食堂吃不饱饭，干活又不行，就找到他，关爱地对他说，丰收啊，你去水库工地吧，那儿有口饭吃，比在家挨饿

强。当日中午就叫他带着行李去了。

顶着烈日,经过大半天艰难跋涉,唐丰收终于来到了水库工地。

唐丰收虽年幼,作为民工,也要跟壮劳力一样干活。这天上午,夹在人群中挑土的唐丰收见一位戴眼镜的人扛着一根测量用的尺子打他身边路过,因小道太窄,忙给那人让路。那人在主动给他让道时身子一歪,眼看要跌倒了,唐丰收伸手一把揪住他。

戴眼镜的人站稳后,打量了一下唐丰收。唐丰收对他笑笑。戴眼镜的人等唐丰收将挑的土倒了,对他招招手,让他过去,又叫他将粪箕放在一旁,将拿在手中的尺子递给唐丰收,要他扛着跟他来。唐丰收忙说,我还要挑土呢,完不成任务,不能收工,吃不到饭。戴眼镜的人没说什么,将他拉到一位公社干部身边,对那干部说,给我扛尺子的人没来,让这孩子跟我去一下。戴眼镜的人是工地上的工程师,人们都亲热地喊他老秦。这位公社干部认识老秦,当即对唐丰收挥挥手,叫他快去。

唐丰收扛着尺子跟老秦走了。老秦边走边问他读了多少书,因为老秦看他是一副学生模样。唐丰收说读初二,前不久辍学了。老秦问是何原因,唐丰收回答:家里穷,读不起。没将屋场抢水打架的事说出来,因为出门前奶奶叮嘱过他,在外面与人打交道要多长个心眼,不能随便说家里的事。老秦又问唐丰收你家谁去世了,因为他发现唐丰收穿的布鞋上搭着白布。唐丰收轻声说:我父亲。来到一个土堆旁,老秦停住脚步没再问了,指着唐丰收手里的尺子问他会认吗,唐丰收摇摇头表示不认识,想想,就对老秦说,你教一下,我就会认了。

老秦觉得这孩子回答得在理,将尺子上的刻度对他说了,问记住了吗,唐丰收笑着说记住了,随后将老秦教的话重复了一遍,问对吗,老秦笑着摸摸他的头,指着一个地方对他说,一会儿,你站在那儿,将尺子倒着立好。唐丰收问,倒着立干吗?老秦将仪器架好,才对他说,尺子在那边倒着,我在镜子里看就是正的。

唐丰收将眼睛眨巴了一下,说,明白了,这是相似三角形原理。

老秦高兴地一笑,伸出大拇指,夸他真灵泛。

唐丰收赶紧问老秦,老师,您贵姓?

老秦回答姓秦。

唐丰收问，是秦始皇的秦吗？

老秦幽默地反问，百家姓里还有其他的秦吗？

唐丰收笑着说，百家姓里只有一个秦，可秦与金声音难分清，你说得太快，我怕误喊成金老师了。老秦耸耸眉毛，笑道，人不大，你还会咬文嚼字啊。唐丰收说，你教我认尺子，你就是老师，以后我喊你秦老师。老秦推推眼镜笑了，摆手叫他快过去，别耽误时间了。

在一起测量，老秦客气地喊唐丰收作小唐。

两人测到傍晚收工回来，唐丰收执意要将尺子替老秦扛回住处。老秦说，我住的地方，距你们民工的住处还有好远一程路呢。唐丰收说，我要是不送，你扛，你累。老秦逗他说，你就不怕累？唐丰收乐颠颠地答道，我是小伢，怕啥累。唐丰收虽十五六岁了，因营养不良，骨架子还没抽条，瘦精精、矮矮的，一脸娃娃相。扛着尺子将老秦送到住处，分手时，老秦给了唐丰收一粒水果糖。唐丰收乐得嘻嘻直笑。

唐丰收没想到，第二天老秦又来找他了。唐丰收笑着问，原来给你扛尺子的人没来吗？老秦不耐烦地对他说，刚才我对你们公社带队的人说了，叫你去，你就跟我来，哪有许多废话。

说句心里话，唐丰收情愿跟老秦扛尺子，因为扛尺子测量比挑土轻松自在，就笑眯眯地去了。过了两天，原来的助手小马有事不能来工地了，为了方便工作，老秦找到相关领导协商，要唐丰收临时给他当助手，并从民工住的大工棚中搬出来跟他住在一起。见不用再压肩膀挑土了，搬过来与老秦一起住，唐丰收感到遇见了贵人，心中甬说有多高兴了。

老秦叫秦九盘，是龙山县水电局的工程师，这次是被水库工程指挥部临时抽调来支援的。他个子不高，猴瘦猴瘦的，戴副近视眼镜，一脸褶子痕，三十岁边上人，乍一看如四五十岁的老头子。他虽是位身子骨文弱的人，说话不紧不慢的，可骨子里则有股暴躁的脾气。那天意外地遇见唐丰收，他一眼就看出这小家伙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便对他有了几分好感。老秦是位办事极其认真的人，唐丰收跟他扛尺子后，老秦见这小家伙聪明好学，肯吃苦，有文化，手脚勤快，就打心眼里喜欢上了，整天让他尾巴般地跟在身后。

命途

唐丰收是个爱学习的孩子。读高小时,家里太穷中断了学业,可他仍坚持在家自学,比别的同学多上了一个六年级,才如愿考取了初中。失学后,他痛苦万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渴望能再读书,这次在工地上有缘认识了老秦这位老师,他打心眼里高兴。他对测量很感兴趣,空闲之际就向老秦问这问那,还将测量仪器看来看去,让老秦教他,说原理给他听。老秦特别喜欢他身上这股好学的劲儿,就边工作边教他测量技术,晚上闲暇之际,又教他与测量相关的计算知识,教他如何用计算尺。

不知不觉中,唐丰收跟老秦干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傍晚收工时,测完一个测点,老秦在下一个陡坡时,不慎将脚脖子崴了,疼得嘴直咧。唐丰收赶紧过去将他搀起来。老秦站了好一会儿,见脚仍不能行走,直叹气。唐丰收蹲下来说背他回去,老秦摇摇头说你背不动。天渐渐黑了,周围没人,唐丰收对老秦说,让我背背看,实在背不动,再说。老秦还是没让唐丰收背,仍一瘸一跳地走。唐丰收见他每走一步都疼得皱一下眉头,就从老秦身上接过仪器背着,搀着他,给他当拐杖,两人一点一点往回走,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第二天,老秦受伤的脚脖子肿得如馒头,疼得不能走了。见不能去工地奔波,老秦焦急地直念叨这怎么办怎么办。因为不将地形测量好,会影响水库工程的施工进度。想了想,老秦对唐丰收说:你去测吧。

唐丰收一愣,疑惑地问:我行吗?

老秦说,测量技术,我基本上都教给你了,你去干一回试试。

在老秦的鼓励下,唐丰收点点头说好,其实,他早想单独测一回了,因为在老秦身边经过耳濡目染,他感到自己已掌握了测量技术,有一次还偷偷背着老秦试过一次。毕竟是第一次放手让一个孩子去单飞,临走前,老秦又向唐丰收交代了一番,说晚上收工回来,他要查数据,千万不能弄错了,还替唐丰收找了个帮手。

唐丰收背着仪器高高兴兴地去了工地。他晓得老秦这次让他单飞,是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所以到工地后,测得格外认真,生怕有一丝闪失。工地上挑土干活的民工,见他这么个娃娃在用仪器测量,都觉得很奇怪,有人拿他穷开心,讪笑他看仪器的样子像牛犊子在母牛肚下吃奶,可他置之不理,埋头注视着镜子中那个崭新的世界。使老秦高兴的是,当晚唐丰收回来将测

量的情况对他一说,他将测的数据一看,一个没错,夸唐丰收干得好,并搅了杯白糖水犒劳他。夜里,老秦又教唐丰收如何整理测量数据和绘制简单的草图。在学校读书时,唐丰收就对几何感兴趣,经老秦一点拨,马上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将草图画得有模有样。

水库测量任务完成了。

老秦回局里那天,执意要唐丰收背着行李送他。

来到龙山县县城,两人走在街上,唐丰收一双眼四处张望着。老秦问他以前可到县城来过,唐丰收摇摇头说没来过。老秦风趣地说,那你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多看看吧。来到街上路边一个炸油条的铺子前,老秦让唐丰收放下行李,要了两碗豆浆、六根油条,与唐丰收一起吃了起来。唐丰收嚼着油条直说,好吃,真好吃,我还没吃过呢。

县水电局机关办公地点在城内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那儿是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子不大,有棵高高的香椿树。老秦领着唐丰收进了院子,院子里静悄悄的,香椿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喳喳叫着。老秦问一位在晾晒衣服的女人,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女人是一位技术员的老婆,她回答说人都下乡了,去了哪儿,她也不晓得,都是不到天黑不回来。

来到一排房子顶头的那间房,老秦从裤腰带上拿起钥匙链子,用钥匙将门打开了。房间不大,中间有张挂着蚊帐的床,靠窗户摆着张两边都带抽屉的办公桌,桌旁有把靠背椅。

唐丰收问老秦,你住在这儿?

老秦嗯了一下,伸手推开窗户,用鸡毛掸子将桌上的灰掸了掸。随后在那把靠背椅上坐下来,摸出烟盒点了支烟,指着桌旁的热水瓶,叫唐丰收去食堂打两瓶开水来。

唐丰收放下行李,拎着两只空热水瓶来到院子一角的厨房内。有位系着围裙的老头正在用刀噔噔地切冬瓜,听说他要打开水,问他是哪来的。唐丰收顺口答道我是老秦的亲戚。老头自语了一句,你是老秦的亲戚?扭头看看他,让他去把老秦喊来,不然不给打。唐丰收只得跑去将老秦喊来了。老秦指着唐丰收,告诉那老头说,这孩子是我老家的一个侄子,那老头这才给唐丰收打了开水。

命怪

老秦倒了杯白开水，还没来得及喝，外面传来一阵自行车铃铛声。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来人是水电局的李局长。一进门，李局长就快言快语地说：老秦啊，再不回来，我可要派人到工地上去拽你了。老秦忙问，这么猴急，有啥事？李局长说：有座小水电站秋天要上马，你赶紧带人去测一下。

接受了新任务，老秦瞧李局长在瞅着唐丰收，就指着唐丰收介绍说，他是小唐，叫唐丰收，是我在工地上带的帮手。

听说是老秦带的帮手，李局长亮着眼对唐丰收上下打量了几下，笑着说：唐丰收这名字好听啊。

老秦乘机对李局长说：小马一时半会不能回来，我带小唐去测，省得再找人了。

李局长爽快地答道，这事，你安排，我只要你早点完成任务。说罢，走了。

唐丰收低着头对老秦说：我还要回家呢？

老秦大声对他说：你现在跟着我，哪也不准去，抽空我对水库那边说一声。也不等唐丰收回话，指着仪器要他背着，端起桌子上那杯白开水一饮而尽，关上门锁好，在食堂里拿了几个馒头和几个咸菜疙瘩，要唐丰收快跟他走……

第二章

来到水电站工地，测量休息时，在一棵大枫树的浓荫下，老秦坐在凸出的树根上，将唐丰收喊到自己身旁，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他原来请的帮手小马不能来了，自己需要个帮手，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继续吃苦受罪，并告诉他说，当帮手，公家管吃管喝，局里还补点钱。听说补助点钱，唐丰收心中一喜，转念一想，人家管饭吃就不错了，哪会给钱呢，准是老秦在与自己开玩笑。就俏皮地答道，我不要钱，你干脆收我做徒弟，让我长期给你扛尺子。

听唐丰收说要当自己的徒弟，老秦一怔，推推眼镜，若有所思地对他说，想拜我为师傅，可以啊。我要你干三件事，干得满意，我收；不满意，这次测完了，你就回家。

唐丰收追问：哪三件事？

老秦从当天测出的数据表中抽出一页，交给唐丰收说，第一件是三天后，你将这些数据背给我听，最多只能错三个，超过了就算输。

背书是唐丰收的拿手好戏，又笑着问：第二件呢？

老秦说：你现在就将鞋脱了，除了上床睡觉，三天之内不得穿鞋，屁股不准坐任何东西。

闻言，唐丰收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穿鞋打赤脚可以办到，可屁股不坐东西，这可是麻烦事，但他还是回答：好，我答应。

老秦看着他说：这第三件嘛，我身上有个疮，三天后，你告诉我疮在哪儿，要是这三件事你都做到了，你就是我的徒弟。

唐丰收当即将鞋脱掉并装进挎包，站起来，问老秦，你说话可算数？

老秦将手中的烟头一丢，拍拍屁股下的枫树根，道：一言为定。

唐丰收接受挑战后，开始落实了。背数据很容易，他用测量的间隙，从头

命脉

往后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背着。在默记中，他很快发现了这些数据的内在规律，第二天就将那页表上的数据背得滚瓜烂熟。测量的地方杂草丛生，坑坑洼洼，光着脚跑上跑下，爬来爬去，他脚上磨起了泡，有的地方还被划破了，可他一声不吭。相比起来，屁股不落座，看起来容易，可一整天不坐，真让人十分难受。第一天还好，第二天他就感到两条腿累得直发酸、发麻，遇见树，他就靠着树干休息一下，来到有房子的地方，他就靠着墙壁歇歇，但使他感到最困难的是寻找老秦身上的疮。老秦虽是个马虎人，对衣着穿戴很随便，可他很少打赤膊，夜里睡觉也要穿件背心。尽管唐丰收时刻留着心，可观察了一整天，仍没发现老秦身上哪儿有疮。第二天傍晚回来，他打了一盆热水给老秦洗澡，趁老秦洗澡时，他藏猫般躲在窗后，通过窗户的缝隙朝里面偷看，可等老秦将澡洗好，他的眼都盯酸了，也没见老秦身上哪儿有疮。眼看三天时间到了，前两件事，唐丰收都做到了，唯独这第三件还没着落呢，他焦急万分，心想，老秦身上能看的地方都看了啊，到底哪儿有疮呢？下午，老秦说要去解大便，找唐丰收要纸。唐丰收从挎包里撕了半张旧报纸递给他。老秦没要，而是叫他拿包里的草纸。唐丰收将两张草纸递给老秦后，琢磨开了，老秦干吗要用草纸而不用旧报纸呢？等老秦解了大便，他拿着那半张破报纸说自己要解手，来到老秦刚才解手的地方。一看老秦用过的草纸，一下子找到了答案。

收工回去前，来到一条小河旁，老秦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唐丰收说：时间到了，你背数据吧。

唐丰收见老秦验收了，就站在他面前流利地将那页表上的数据背了出来。

等他背完，老秦也没看表就对他说，第十六个数据错了，应该是 3559，而不是 3556。唐丰收拿出那页表将数据一对，傻了，老秦说得对啊，自己真记错了。老秦笑着对他说，错了一个，不容易啊，这一关，过了。

第二件事没法评判。老秦对他说，这三天，你没破坏规矩，算及格了，现在说说第三件吧。

唐丰收假装直挠头，好半天没说话。瞧他一副为难的样子，老秦皱着眉头正要说什么，唐丰收陡然对他说，没猜错的话，你有痔疮。

老秦猛地将大腿一拍，哈哈大笑地问：快说说，你小子咋发现的？

唐丰收说，刚才我去解手，见你用过的草纸上有血迹，估猜你有痔疮。

老秦听后，瞪着眼将唐丰收打量了一下，也没表态。

唐丰收忙朝他扑通一跪，连连磕头。

老秦将他拉起来，拍拍他的肩说，算我俩有缘，你往后就跟着我吧。

此前，老秦虽带过两个帮手，可从来没有收他们做徒弟的想法。他之所以要出这三道题来刁难唐丰收，一来唐丰收要是不能做到，这次完成了任务，就顺理成章地送他回去；二来他觉得唐丰收头脑灵泛，比他以前带的两个年轻人都好，如果他真做到了，自己就长期将他带在身边培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因为背数据是测试记忆力的，搞测量的人记忆力一定要好，要善于记数字；第二件是考查体能的，搞测量是野外作业，没有好体能不行，站功与走路都是基本功；让唐丰收寻自己身上的疮，则是考察他的观察能力，当好一个测量技术员，必须得具备很强的观察能力，而这三件事唐丰收都做得令他满意。

当晚回来，老秦写了张条子，拿去让李局长批了，从局财务科出纳那儿领出三元钱，交给唐丰收，说是他这段日子的补助费。

捏着三张一元的票子，唐丰收惊讶地问老秦：真给钱啊？又将钱还给老秦，说自己不要。老秦将钱往他口袋里一塞，说，给你，你就收着，留做零用。说完，他拿着笔记本到办公室去开会了。

唐丰收将自己关在屋内，掏出那三张钱，反复抚摸着，观看着，这是他第一次拿到自己的钱啊，心里别说多激动了。买东西？不，妈在家等着用钱治病呢，得将这钱送回去。一时冲动，也顾不得多想，他急匆匆往家里跑去……

在干部会上，老秦当作笑话说出了自己要唐丰收拜师的事。大家听后都笑了。李局长说，既然你收了这小家伙做徒弟，就好好培养他吧，局里正缺技术人才呢。

散会后，老秦回到寝室，见唐丰收没像平时那样在房里看书，喊了几声，也不见他答应，当他到外面去玩了，自己埋头整理资料。整到深夜，还不见唐丰收回来，老秦将门一掩，往床上一倒，睡了。一觉醒来，老秦看看手表，凌晨3点多了，唐丰收竟还没回来，着急了，心想这小子跑哪去了呢？去找？这小子精得很，丢不了，倒头又睡，迷迷糊糊没睡着，没一会儿发现唐丰收蹑手蹑

命途

脚进来了。老秦问他这么晚才回来，到哪去了？唐丰收擦了把头上的汗，支支吾吾地说，我去看电影了。

老秦一骨碌坐起来，指着他问，你敢对我撒谎啊，看什么电影这么晚才散场？

唐丰收还没见过老秦发这么大脾气，低着头哆嗦着说：我……我回家了。

回家干什么？

我……我把钱送回去了……

老秦看看唐丰收，说，我就猜到你小子回家去了，那么远，跑来跑去，真亏了你，记住，往后到哪去，得跟我说一声，来不及说，留个便条。

唐丰收连连点头说好。

老秦指着桌上的那只碗，说里面有半个馒头，你用开水泡着吃了，再睡会儿，一早，我俩还要去工地呢。

老秦是单身汉。读大学时，他喜欢上了一位女同学，相互爱得很深。毕业后有了工作，两人正准备结婚，可那位女同学却生急病死了。见心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老秦就固守着那份挚爱，一直单身，别人劝他再找一个，他始终不答应。现在有缘结识了唐丰收，通过这些日子的交往，他越发喜欢上了这孩子，特别是收唐丰收做徒弟后，想到水电局缺乏技术人才，在朝夕相处中，就有意培养他，要他自学高中与大学课程，时常抽空教他一些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点拨他如何使用。在生活上，老秦则将唐丰收视为儿子，与他睡在一张床上，在一个碗里吃菜。

拜师后，唐丰收更将老秦当成父亲来敬重。他晓得老秦身体不好，就像儿子孝敬父亲般竭力照顾老秦，同时抓住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第三章

那个水电站测量的任务告一段落后，这天傍晚，老秦带着唐丰收回到县水电局。唐丰收赶紧打热水给老秦洗澡。老秦在房里洗，他光着膀子穿个裤头从井里打盆水往身上冲洗着。李局长过来问他，你师傅呢？

唐丰收指指关着的门，回答说师傅在屋里洗澡。李局长隔着门对里面的老秦说，洗了澡，你快去岔路镇，参加县里在那儿举办的社队基层干部培训班。老秦在里面问，社队干部培训班，我去干什么？李局长说，这次是培训干部技术知识方面的，张县长让我们局派个人去讲课，只有你去。言毕，李局长说自己要开会，走了。

老秦洗完澡打开门，唐丰收赶紧进屋将洗澡水端出来倒了。既然领导将任务交给他了，老秦二话没说，从书橱中找了两本水利方面的书，对唐丰收说你跟着一起去听听。唐丰收巴不得去呢，赶紧替老秦将包背着，跟在他身后走了。

岔路镇是一个小镇，距县城三里来路，这点路对老秦与唐丰收来说不算远。虽是傍晚，可因为持续无有效降雨，吹来的风暖烘烘的，让人感觉燥热。因为走得急，唐丰收穿的小褂子后背一片汗漉漉的。

两人来到镇上，在一家祠堂里找到了办干部培训班的地方。这儿聚集着从全县各公社、大队抽来的干部，县政府办公室的小刘告诉老秦，他的任务是对干部们说说水利兴修方面的知识，因为县里正急着搞抗旱，干部们不懂这方面知识。老秦不耐烦地说，临时抱佛脚说说，有啥用？小刘说，领导叫你讲，你就讲，学一下，总比不学强。小刘叫刘团结，才满十八岁，长得毛嫩嫩的，可他毕竟是这儿的负责人。老秦觉得他这话说得也对。

一盏汽灯悬挂在讲台的上方，干部们纷纷来到祠堂的大厅中，台下坐的

命脉

黑压压一片。老秦也没拿书，站在台上，边摇着黑折扇扇风，边扯开嗓门对大家哇啦哇啦地说着。他没说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简单明了地介绍水利方面的基本常识，比如挖沟要注意什么，修桥要注意什么，等等。他正说得带劲，张应喜县长忽然进来了。

张应喜长得长脸大嘴，身材高大，两条腿比一般人略长，走路极快，因而在部队时他就有个外号叫张铁腿。因为他生活简朴，为人随和，没有县长架子，人们都喜欢称呼他张铁腿，他更是乐滋滋地答应，久而久之，张铁腿成了他的外号。张应喜直接来到讲台上，对老秦耳语了一下。老秦随即将手中的折扇一收，从台上下来了。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人们都将目光注视着张县长。

张应喜是个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人，不喜欢婆婆妈妈地啰唆。他开门见山地对大家说，江亭区的王区长和大桥区的赵区长找到我，嗷嗷叫说肠子都旱断了。同志们呀，这两个区的塘堰底朝天啦，特大旱灾啊，田地里庄稼枯得能放火了，人畜连喝的尿都没有。刚才县政府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挖抗旱沟，架抽水机抽龙潭河的水支援这两个区抗旱，所有的人这就去挖沟，我带队！他用力一拍讲台，举着手朝外面一指，咋呼道：走，现在就走！说罢，他风风火火地支派培训班的干部们分头去找工具，不一会儿就将人马全拉了出去。

大家排着队踩着月光来到挖沟的地方，张应喜指挥大家按部队的班、排建制开始挖沟。人们将带来的火把在地上插好，借着光亮迅速排成一字长龙的队形，挥舞着锄头挖起来。有人问张应喜，不事先测量一下，这样挖行吗？张应喜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挖条沟放水，又不是绣花，先挖个大概再说。

老秦举着锄头挖了一会儿就体力不支了。唐丰收见大家在一起挖沟挺好玩的，越挖越带劲。开挖前，刘团结交代沟要挖一米深，两米宽，用锄头柄给每人量了一锄头柄长的任务，说挖完了才准回去，不挖完，死也死在这儿。见老秦用锄头支撑着下巴喘气，唐丰收让他钻进一旁的树荫中去躲躲，说他替他挖。老秦没睬他，在这种场合，擅自离开，万一被捉住了，要被拔白旗，唐丰收不清楚这事的厉害性，可老秦晓得。老秦朝手中吐口唾沫，又挥起锄头接着挖。工地上响着一片锄头挖地的声响，张应喜还觉得气氛不浓烈，指挥刘团结带头打喔呵呵。刘团结大着嗓门一打，其他人马上喔呵呵地响应着。

那悦耳响亮的喔呵呵声直冲夜空，惊得树林里的鸟儿扑棱棱直飞……

老秦挖累了坐在地上抽烟，他身旁的一位干部对他说，这样乱挖，深的深，浅的浅，咋过水？老秦当然晓得这样挖不行，可又不敢随便乱说，就答道，你刚才没听张县长说嘛，先挖个大概，有了毛坯，通水时再修一下，也凑合。

两人正在说话，张应喜打着手电筒来找老秦。老秦赶紧起身举起锄头挖土，张应喜对老秦说：你跟我来一下。

老秦停住手，将锄头丢在一旁跟他去了。两人来到一个岗子的凹地，借着月光，张应喜指着对面的岗子说，这沟要挖到江亭那边去，得打这儿经过，你是工程师，你说该咋办？

老秦见两边都是岗子，中间是一片凹地，就说：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一是绕道过去，一是修渡槽。

张应喜说，刚才我看了地形，绕道不行。

老秦说，那只有用渡槽了。

张应喜说：这样吧，明天一清早，你来这儿测一下，将建渡槽的问题向我汇报。

老秦说好。

挖到月亮偏西，唐丰收终于将自己与老秦的任务都挖出来了。验收后散队了，两人回到镇里的临时住处。一屁股坐在席子上，眼皮就打架了。老秦从包里掏出日记本，因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再忙，临睡前，他也要简单地记一下当日发生的要事。翻到新的一页，他在日期栏里填了1959年8月23日后，边写边对唐丰收说：你现在回局里去将仪器拿来，明天一早测量用。可他却听见唐丰收在打呼噜，偏头一看，眨眼工夫这小家伙竟靠着墙，倒头睡着了，心想这小家伙忙累了，让他睡吧，明天清早再拿也来得及，就将当晚开挖抗旱沟的事记了下来，还没记完，眼一闭，也抱着日记本进入了梦乡……

老秦还在香甜的睡梦中，陡然被人摇醒，见是刘团结，忙揉着眼问干什么。刘团结说张县长叫你快去山坳那儿测量。老秦忙爬起来，推醒唐丰收，将房门钥匙交给他，催他快回局里将仪器拿来。

唐丰收不敢怠慢，飞速跑回去背着仪器，扛着尺子赶来了。两人揣两个馒头急急忙忙赶往工地时，老秦在乱草丛中不慎被树根绊倒了，人没事，眼镜